

黑眼睛

HEI YAN JING

于滢心

时代文艺出版社



黑眼睛

HEI YAN JING

于滌心

时代文艺出版社

黑 眼 睛

于涤心 著

责任编辑：刘德来

装帧设计：张加速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136号)

787×1092毫米32开本 19.5印张 2 插页

218000字

浑江市印刷厂印刷

1990年2月第1版 1990年2月第1次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印数：3000册

定价：4.20元

目录

黑眼睛.....	1
夏雨.....	12
无声回旋曲.....	28
草原里有个宁静的湖.....	46
迷失在原始森林里.....	57
家乡的小河静静地流.....	72
第一印象.....	91
七色的彩盘.....	109
我和她俩.....	125
一沓情书.....	141
蓝色星空.....	155
桔红色的路灯.....	168
江那岸，是繁华的都市.....	189
有月无月的元宵夜.....	204
山野的阵痛.....	213
一封没署名的信.....	229
芳邻.....	242
更年期综合症.....	257
沉甸甸的山地.....	273
透明的夜.....	288

老人与姑娘..... 303

黄牌警告..... 314

黑 眼 睛

妻子不去接站。女儿也不去接站。家里没人。幸好带着钥匙。打开房门，他从走廊头的大镜子里看到了早晨刚刮的脸，光光的，看不出有旅途劳顿的样子，可他却觉得那么疲惫，心里空空的。

她还是那么年轻，时间好象在她身上没留下多少痕迹。

黑眼睛……

他把手提箱放在门边，将身体重重地埋在客厅的沙发里，点上一支烟。空荡荡的客厅永远是这样整洁。家具们各就各位一本正经地散发出一种甜腻腻的气息，他的心被这种熟悉的气味包裹着渐渐地溶化成粘稠的液体。

这次会议开得当然很成功。他再一次成为众所瞩目的中心。他的研究受到了同行们及上级部门的认可，并获得了奖励。那几天电视里正播送马拉松智力竞赛，他看到那些败下阵来的鄙很不自然，心里品不出是什么滋味。他想起了前几

那次会议，当他宣读了自己的论文后，多少人显出不屑神气，而同一篇论文在国外一发表，他一下子便成权

威成了探索者成了新闻记者追逐的对象成了研究所第一副所长。这次会议开了一半他就觉得兴味索然。会议刚结束他便给妻子拍了电报，没去游山便直接回来了。

刚才在出站口，他满怀希望，在熙攘的人流中搜寻妻子和女儿的身影。他盼着女儿能象那次一样从人群中挤出来，大惊小怪地嚷嚷着抢过他的手提箱，妻子则贴近他悄悄地说你瘦了。

当他发现只有司机小王站在眼前时，不免有些失望：“怎么，就你自己？”

“汪主任和办公室老李正忙，就让我自己来接你了。”小王顺手接过他手中的皮箱。

就在小王打开车门，他刚想上车的时候，从车旁走过一个穿天蓝色运动服的女人，两个人同时愣住了。

“是你，程怡风。”

“是我，蓝蔚。”

“你现在是所长了——”

“你怎么知道的？”

“还用问吗？看过你的录像，听过你的录音，就差亲眼见到你了。今个儿可全了。”

“你还是那样。现在在哪儿呢？”

“还能到哪儿去。这不，有几个学生考上了大学，来他们。”

“我还以为你不在本市了——”

“我该走了，他们在喊我呢！”

远处果然有几个男孩子在向她招手，她冲他笑

跑开了，象个年轻人。

世界真是又广阔又狭窄，同住一个城市，经过这么多年之后，两人才偶然相遇。

那也是一个秋日的下午，你坐在南山那个简陋的居室里，等待着她的到来。天气不冷不热，秋雨早已停歇，你却总觉得空气里有股发霉的味。你打开窗子。你坐在那张破旧的写字台前。你看见院子里的那株老树的叶子一片一片地往下落。你把晶莹的红樱桃放在掌心。她娇羞地用小嘴轻轻地衔起它，用莹白的门齿一下咬破，粉红色的汁水溅到你脸上，凉丝丝的。这是一个不疲倦的游戏。树叶在静静地往下落，一片，两片。你听到了它们落地的声音。你知道，你将要告诉她的话，一定会让她吃惊，你知道她也许会流泪，可你断定她不会大哭大叫。结果是早已预料的，你有把握。你没有别的选择了。结果你们就默默地分手了。于是你便在自己的心里留下一个永远也不为人知的秘密了。

走廊里传来了开门声。他把剩下的烟蒂按在烟灰缸里。女儿把头伸进客厅门，惊叫着：“爸哟，你怎么不换拖鞋，一回来就把屋子弄得乌烟瘴气的。”

他想站起来，觉得身子发沉，就仍默默地坐在那。女儿“拖鞋，踢里跋拉地走进来，先打开窗，然后走过来坐在身边沙发扶手上，扳着他肩头，问：

“爸，你好象有点不高兴，坐车坐累了吧？我要的东西？”

“早箱里，自己看。”

在他去卫生间的时候，女儿在那翻腾着他的皮箱。他回来时，看见女儿已经把他捎回来的丝袜穿上了，又换了一件长长的连衣裙，象要出门。

“刚回来，又要出去？”

“人家有事嘛！爸，你说我这连衣裙怎么样？”

“唔，不错。”他心不在焉地应着。

“就是嘛，妈妈还说不好呢。男人的鉴赏力总是比女人强。”

是呀，爸爸也是男人，可爸爸和男人毕竟是两个概念。他望着女儿，突然觉得很陌生。最近她好象总有事，很少在家，晚上也常常出去，也许在谈恋爱吧？

“爸，我走了，我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我给她拍了电报，怎么也不去接我？”

“她接到电报就打电话告诉所里了，怎么，他们没派车去接你？”女儿瞪大了眼睛。

“接了。”他想劝女儿别出去，留下来陪陪他。可还是摆摆手，什么也没说。

屋子里又剩下了他自己。光线有点暗下来，窗前的秋海棠昏然欲睡，吊兰无精打采地垂着长臂。屋角的那架落地钟沉缓地嘀嗒着，好象有人不知疲倦地在空旷的屋子里走来去。他已习惯这声音了，今天听来却象有一个无端地闯进来赖着不走的不速之客一样令人厌倦。为了逃避这纠缠，他顺手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

妻子没去接站。女儿回来又走了。家里就剩下他。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提前回家。

外边响起了汽车喇叭声，轻轻的。刚才在汽车里，小王告诉他，二室主任汪乃溢听说他回来，准备晚上搞一次聚餐，请他去。他说刚回来很乏，不想去。小王说人家正在家准备呢，还请了李主任帮厨，看来，只好去了。他迎出去。

汪乃溢的妻子许如清长得娇小俏丽，她穿一件紧身的紫色羊毛衫，腰际系着一条雪白的小围裙，里里外外地张罗着。汪乃溢脸刮得光光的，快四十的人了，看上去象个小伙子。这夫妻俩是大学的同班同学，毕业后一起分配到边疆，前几年一起调到研究所来，这次两个人才评上中级职称。

“所长，这次全靠您的威望。您刚走，就都批下来了。”小许给程怡风端上菜。

“理应如此。”程怡风习惯地摆摆手。

“所长，您抽哪种烟？”汪乃溢拿出云丝顿和红双喜，“走时您带一条吧，我这还有。”

“小汪比我还有办法嘛。”老李笑着说，顺手揣兜里一盒。

来的人除司机小王外，都是这次评上中级职称的人，年龄都在四十岁左右。在程怡风眼中他们都是年轻人。他觉得他们和自己不一样，和那些新分配来的大学生也不一样。他们工作起来既认真又不显得很吃力，家庭生活也安排得井井有条。西红柿切成荷花状鲜艳欲滴。嫩绿的黄瓜和粉红的火腿拼成美丽的图案。看着小汪用筷子破坏了那图案，程怡风不由得有些惋惜。既然要毁掉那精美的造型当初何必结构？

“诸位，今天所长获奖而归，我们几个又评上了职称，可谓皆大欢喜。来，一起干杯！”汪乃溢隆重提议。

大家纷纷站起来，程怡风也只好站起来。大家举起了酒杯，他也只好举起酒杯。大家都在眼巴巴地瞅着他，满含着期待和崇敬。他只好和每一个碰了杯，喝干了那杯并不想喝干的葡萄酒。

酒桌上的气氛热烈起来。许如清不再勉强程怡风，只是给那几位频频敬酒。

只喝了两杯，程怡风就觉得有点头晕，便不再喝，只抽烟。所里同志们的家，他极少去。就是汪乃溢这，他也是头一次来。在所里，大伙在他面前从不说笑，就连总是嘻嘻哈哈的李主任有事找他，也是一两句话说完就走。

有人提议游戏，小许热烈响应。她已脱去羊毛衫。脸颊微红，天蓝色的丝质衬衫使她显得体态绰约，更加年轻。她拿了一把汤匙在空盘子里转，也许是餐具理解主人心意，那渐慢的匙柄正好指向程怡风便停下了。于是响起一片掌声笑声欢呼声。他知道，这次他无论如何也回避不了眼前的笑脸和热切的目光了。他几乎想也不想便用俄语唱起了那首《山楂树》。他唱着，同时也在听着，听着一个陌生的男中音从心底唱出了自己三十年前喜爱的歌。

教学楼后面有个人工湖。冬天湖上结成蓝色的冰。到了春天湖边的杏林缀着粉白的杏花。林中有条小路，左拐右拐地通向山顶。在一棵弯曲的云杉树下，那块青石是属于你的。从阅览室到宿舍你总是绕到这里，她总是闭着眼睛听你唱这首歌。

——呵，茂密的山楂树白花满树开放。呵，山楂树呀，你为何要悲伤？

他们干嘛这么静悄悄地敲着我？年轻人，你们以为我的声带只能用来说话而不能发出一点泛音吗？程怡风掏出手帕，擦擦额头，笑了。

在这几个年轻人的心目中，他们的所长只是一个喜欢沉默、潜心治学的严师，是一个超脱于世俗的学者，也许是这种秉性才使他赢得了声誉和成功。天晓得他竟有这样深沉的男中音歌喉，破天荒地唱了这样一首激动人心的歌曲。他今天是怎么了？

晚宴达到了高潮。在许如清被所长感染自告奋勇地唱了一首歌曲之后，有人开始跳舞。老李喝得满脸通红步履蹒跚，拉着许如清学慢四步。在收录机的舞曲声和众人的欢笑声中程怡风突然觉得头晕目眩心烦意乱不知所终。他悄悄溜出房间，想去方便一下却来到了外面。

我想要干什么？

秋夜微凉，繁星满天。站在楼前的甬道上，只见二楼小汪房间的窗子上人影幢幢。他突然觉得这一切很无聊，便打算一个人散散步，走回家去。他不想惊动正玩得高兴的年轻人，怕破坏了他们的兴致。

这是一条很宽阔的林荫路。桔红色的路灯极有节制地流向秋的夜晚。路灯尽处就是他的家。在人行路的树影下，时有相依的情侣走来或假在那儿一动不动。自己孤独的脚步声窸窣的，使他觉得这样贸然地闯入这片爱的长廊既不礼貌也很尴尬。他于是绕道而行，拐入另一条马路。他把自己的目光弥漫在一片古旧的哥特式建筑群中，一下子好象在没准备的情况下遇见了一位久别的老友。他知道再往前走拐一个弯

便有一个天主教堂，那塔式的尖顶已深深地埋在他的记忆里。他开始怀疑自己今天是否有意偷偷逃开，有意选择这条使自己陷入尴尬的路。

他不信教。当年我坚信自己能够战胜舶来的上帝同时也能战胜从父母那儿遗传来的善恶有报的人生信条。我为自己选择了一条孤独者的道路，我走过来了，于是便有了今晚的我。

那个夏日的中午并不十分炎热。一场雷阵雨把城市冲洗得干干净净。远远的，教堂铁锈色的尖顶印在蓝天上，一朵倦怠的云躲在它后边。你到这儿来不是为了忏悔也不是来祈祷，而是为了暂时躲开书本，躲开喧嚣，躲开公式和那些似是而非的争论。你喜欢这儿带有神圣气氛的幽静。于是你认识了那双黑眼睛。黑眼睛，黑眼睛。那是一片清澈深邃的湖。从那儿望去，你发现自己原来很苍白。你发现过去的日子竟是那么枯燥那么贫乏。黑眼睛，给你阳光，给你温柔的夜风，给你蓝色多瑙河的节奏。你沉溺在爱的漩涡中，你没有想到，你有一天会和她分手。

今天，当他重新走过这条路时，好象在慢慢地翻阅一本读过的书，心里既不感到惊喜也不觉得悲哀，只是对那淡忘了的细节怀着一丝怅然的眷恋。

那年秋天多雨。在你去导师邱一岚家的时候，发现那门前的石子甬路翻了泥浆。你找来一把锹，挖开了松动的卵石。在你重新铺卵石的时候，月盈从屋里跑出来了，当她一块一块把卵石递给你的时候，你发现她在偷偷地看你。你突然莫名其妙地有些心慌意乱，你意识到了这个总是沉默不语的

女孩子不止一次这样注视你，那目光里有一种叫你茫然无措的东西。匆忙中你没抓住石子却抓住了她的手。你很尴尬，她却坦然地捧着那块卵石一动不动地盯着你。“快看，这块石头象什么？”她平静地问你，象个好奇的小妹妹。你一下子从窘境中解脱出来，和她一起捧着那块圆石，看着，摇摇头。她说，“象一颗心嘛，一颗冰冷的心。”她笑了，你头一次见她这样笑。石头落到你的手中，沉甸甸的。教授的女儿回屋去了，给你留下一段待铺的空白。

教授对你很严厉而又不露声色地偏爱你。你对他很谨慎却隐瞒了一个事实。黑眼睛。你挣扎了好久终于解脱出来。你不信教不在乎上帝却害怕见到威然耸立的教堂的尖顶。现在，你已经熟视无睹了，你已经习惯了被别人称作导师习惯了权威的身份习惯了被人崇敬。当你重新从这条路上走过时，才知道失去的不会再来，黑眼睛……

他从教堂旁边路过，没去瞅那尖顶，只顾低头往前走。越走他越觉得不对头，四周怎么尽是高层建筑？一栋栋十几层的楼房闪着五颜六色的眼睛，居高临下地审视着他。他站在街心的十字路口四下望，这里显然是一片新开发的小区，过去的建筑全拆除了，他弄不准回家的路，只好转身从来路往回走。他走得比原先快，可半天还是看不见教堂的尖顶。他发现走的已经不是原来的那条路了，这儿的街道已经面目全非，仿佛走进了一座迷宫。要想走出迷宫，就得找到教堂的尖顶，以它为座标认清方向就可以回到那条横贯城市的林荫大道。可是他走了一段，还是看不见教堂的尖顶，只见近街有挂着幌的酒店，有闪着霓虹灯的发廊，有敞着门的小

铺。不能瞎闯了，他只好以一个外地人的身份去向卖冰棍的老太太问路。老太太笑着告诉他，他刚才来的方向就通林荫大道，只要往右拐走一百步就是了。他以买两只雪糕的方式谢了老人，很顺利地走出了这座方圆不过几公里的迷宫。

重新走在林荫路上的时候，仍然有热恋的情侣擦身而过散发着青春的芬芳，仍然有树影下胶着的爱凝固在眼前。他很坦然，只是为刚才的迷路暗自好笑。对面开来的一辆汽车在空荡荡的大街上竟按响了喇叭，车子骤然停下，有人喊他——

“程所长！”是小王的声音。

他站住了。看见汪乃溢从车上钻出来。

“程老师，你怎么在这，让我们好找。”小汪走过来，“怎么样，您没事吧？”

“没事”。

“我们发现您不在了，怕您喝醉了，就开车出来找，一直追到您家——”

“犯得上吗。”他突然莫名其妙地有些恼怒，摆摆手，说“你们回去吧，我想一个人散散步。”

“邱老师听说你不见了，很着急，正在家等你回去呢！”汪乃溢小声说。

他不出声地叹了口气，默默不语地上了汽车。在车上，他闭着眼，把头仰在靠背上，汪乃溢和司机小王也保持着沉默。车子开到家门口的时候，他睁开眼，望着汪乃溢，轻轻地说：

“我把你们搅得没趣了，快回去吧！”

车子开走了，他站了一会，才按门铃。

门开了，女儿惊喜地扑过来，扯住了他的胳膊：“爸你哪去了？再不回来，我们就去登寻人启事了。”

女儿的亲热劲儿，使他感到熨贴，便也笑着说：“要登寻人启事得先找你，整天到处跑，说不上哪天就从我们身边跑丢了。”

进了走廊，女儿突然把嘴贴在他耳边小声问：“爸，你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他想了想，摇摇头。

“今天是你和妈妈结婚二十五周年的银婚纪念嘛，你可别对妈说你忘了，我们打赌了。”女儿随后提高嗓门，“妈，我爸回来了！”

餐厅的顶棚上斜拉着五色的纸箔花网花篮，洋溢着喜庆的气氛。餐桌上铺着雪白的台布，上面摆着他喜欢吃的几样菜，简单却精致。三个高脚玻璃杯里斟满了金黄的桔子汁。妻子月盈端坐在桌边，冲着他，微笑着：

“我知道你不喜欢吵闹，就没告诉小汪他们。来吧，再陪我们吃点，你准没吃饱，我们也饿坏了！”

他突然觉得太阳穴一跳，一阵眩晕，身体软软的，要融化了似的。女儿一把扶住了他，惊呼着：

“爸，爸，你怎么了？”

妻子吓得脸色苍白，跑来扶住他的另一只胳膊，两个人把他搀扶到椅子上。

他坐在那，望着桌子上色彩斑斓的菜，自语着：“我这是怎么了？”

夏 雨

一场夏雨，把城市洗得干干净净。光光的柏油路面潮润润的，好象有谁刚刚用墩布拖过一样，洁净得使人不忍心用脚踏上去。

闵佳淑沿着马路牙子的石阶慢悠悠地向前走着，湖蓝色连衣裙的下摆在腿前荡着微波。这条林荫路真好，两排高大的白杨树筑起了一道绿的长廊。从两排树的空间望出去，她看到远处广场高大纪念碑顶端的飞机模型，铅灰色的机身镶嵌在蓝天上。有一朵来不及飘走的云，躲在广场边那座哥特式建筑紫红色的尖屋顶上。

有多长时间没这样从从容容地从这条大街上走过了？

这条路，这雨后的气息，让她想起中学时代，想起后来那段甜密而苦涩的时期。

他会来吗？能够心平气和地听完我的话吗？与其毫无结果地相瞒下去，不如此刻抉择。

昨天，他又到她的摊床来了。

当时，她正在往摊床的横梁上挂刚进的一批蝙蝠衫样